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阿富汗现代史纲要

[美] 路易斯·杜普雷著
黄民兴 译

(内部资料)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2002年7月·西安



译者序

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在历史上与中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中国的阿富汗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落后水平,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这个具有重要地缘意义的亚洲山国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有关阿富汗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开始真正启动。1980年以后,西北大学现任中东研究所所长、我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指导教师彭树智教授开始了阿富汗近现代史的研究,先后撰著和主编了《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和《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大大推动了国内有关阿富汗史的研究。我的这部译著就是在1981~1982年本科最后一个月和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第一个学期完成的专业翻译练习,后经校对订正,由彭树智教授审定列入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丛刊之三,于1983年6月油印出版。对个人来说,这本译著也是自己正式踏入中东研究这座学术殿堂的开端,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即为《1953~1963年阿富汗达乌德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当代亚洲的“大竞赛”(原指近代英俄在中亚的竞争)正式落幕,此后阿富汗似乎再次被许多人淡忘。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震惊了世界,饱受战乱和天灾煎熬的阿富汗终于再次跃入政治家和学者们的眼帘,阿富汗史顿时成为世纪之交的显学,本·拉登几乎跻身于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此

前由彭树智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译者承担了书中现当代部分的撰写),在京城也成为畅销书。2002年夏,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阿富汗问题的历史剖析”获得资助,自己因而产生了将这本20年前的译著重新付印的念头。尽管已年头久远,此书仍对我们理解今天和过去的阿富汗颇有裨益。杜普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细述了1964年大国民会议讨论新宪法时的情景,读来简直就是2002年喀布尔大国民会议讨论新的过渡政府的现场报导。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

本书译自美国的阿富汗问题学者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ee)的综合性著作《阿富汗》一书(*Afghanistan*, Princeton, 1973)。杜普雷在战后曾以访问学者、人类学者和美国政府顾问的身份多次访阿,发表过大量有关阿富汗的文章和著作。本书原文共有760页,初版于1973年,再版于1978年,1980年重印时作者专门写了跋,作为附册。书中内容涉及到阿富汗的民族、土地、风俗、文学艺术、历史、现状等,本译作是书中通史部分的现当代史,即从第十章到1980年跋。除对第八章次序重新编排以外,译文完全保持原著面貌,未作任何增删。书后的附录为1920年代凯特拉克的阿富汗游记,其中对当时阿马努拉国王的现代化改革作了生动记叙,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阿富汗历史和风土人情。本次重印对原译文中的个别不当之处进行了更改,并增加了个别注释,但对一些较为欧化或口语化的句子未作改动,以保持原译的风貌。我的研究生姚惠娜和郝冬参加了重印本的校对,在此表示感谢。作为外国人的观察,两部书中难免存在一些偏激或错误的论断,相信读者自会鉴别。

黄民兴

2002年7月6日于西北大学新区

目 录

第一章	哈比布拉——1901~1919 年	1
第二章	阿马努拉国王——1919~1929 年	14
第三章	穆罕默德·纳第尔·沙国王——1929~1933 年	33
	到 1931 年为止宪法的发展	37
	理论和实践上的 1931 年宪法	39
	放任主义的经济发展	46
	国王之惨死	49
第四章	叔父时代——1933~1953 年	51
	赫尔曼德河谷工程第一阶段:1946~1953 年	60
	“普什图尼斯坦”:1946~1953 年	63
	自由主义国会:民主试验的失败,1949~1952 年	72
第五章	达乌德的十年——1953~1963 年	80
	赫尔曼德河流域管理局,第二阶段	80
	向国家主义的转变和大赌博	89
	“经济的朝鲜”的发展	97
	一个倾向于国家的军事力量基础的发展	104
	美苏的竞争变为“合作”	107
	社会政治改革	111
	“普什图尼斯坦”:1961~1963 年的边界封闭	119
	达乌德下台	138
第六章	立宪时代开始——1963 年~?	145
	伊斯兰教和 1964 年宪法:面对二十世纪	152

	第一次选举和新抒拉.....	175
	学生示威的爆发.....	178
	教育制度的发展.....	186
	第四等级.....	189
	1966~1968 年工人和学生的示威	207
	经济、外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1972 年	210
	外部危机之去,内部危机之始(或者相反?).....	233
第七章	问题和前景.....	249
第八章	1972~1980 年的阿富汗	258
	达乌德的共和国.....	268
	苏联的侵略.....	277
附录	《阿马努拉时代阿富汗纪行》.....	292

第一章 哈比布拉

——标志时代

(1901~1919 年)

宫廷阴谋——而不是部落阴谋——包围了哈比布拉。虽然哈比布拉是阿卜杜尔·拉赫曼·汗的长子，但他（生于 1872 年）是一个瓦希女奴隶古丽兹的孩子，她也是纳什鲁拉（1874 年生）的母亲。但最高贵的妻子、道斯特·穆罕默德·汗的父系孙女、意志刚强的比丽·哈利玛大搞阴谋诡计，企图使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奥马尔·简（1889 年生）登位。比丽·哈利玛的活动迫使哈比布拉置其子于经常的监视之中。哈比布拉自己有 4 个妻子、约 35 个嫔妃和大约 50 个子女。纳什鲁拉未能争得许多部落领袖对新埃米尔的支持，但由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创立的军队依旧是哈比布拉权力的基石。⁽¹⁾

宗教领袖已为阿卜杜尔·拉赫曼·汗所镇压。他接收了大多数瓦克夫（宗教基金），而使各兄弟会从政府那里领取薪金⁽²⁾。阿卜杜尔·拉赫曼忍受不了宗教领袖的反对。但在哈比布拉统治下，宗教领袖（在纳什鲁拉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很多政治权力，并影响着哈比布拉的各项决定。然而，在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在马赫茂德·贝格·塔尔齐领导下勃兴的现代思想却与之并立，极大地影响着阿富汗。

英国和俄国的大国活动及 1905 年争论不休的波斯——阿富汗边界划分问题主宰了哈比布拉的外交事务。像他的先辈做过的那样，哈比布拉通知英国总督寇松勋爵（他于 1889 年 1 月接替艾尔金勋爵），说他已经继位。但前进政策的一力推行者寇松在承认

哈比布拉为埃米尔之前，却先要他作出让步。20 世纪第一个十年初，英国在亚洲又一次与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世界帝国主义的狂热横扫西方。俾斯麦把分裂的德国各公国统一了起来，从而创造了融合的奇迹。帝国主义的后来者德国疯狂地在亚非谋求殖民地，以换得国际帝国主义的尊敬。不甘落人之后的美国得到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领土。长期以来即是“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继续向全面崩溃飞奔。

英国人把哨所推进到奇特拉尔到俾路支的部落土地，在当地招募并训练士兵，付给一些部落以巨额补助金，而与其他部落交战。他们把铁路建到达尔盖·塞尔（阿富汗木材贸易的终点）和贾姆鲁德（开伯尔的人口；今天，这里的古堡蹲着，就像是一艘指向对面汹涌的大海的战列舰）。

1901 年，英国人把普什图人居住的印度河此岸地区从旁遮普国家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个新省：西北边省^[3]。当英国人向前推进的时候，部落的袭击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在西北边境设县地区有记载的袭击 1907 年是 56 次，1908 年是 99 次，1909 年是 159 次^[4]。

寇松勋爵通知哈比布拉说，英国人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条约是私人公文，因此必须考虑一项新条约。寇松的通知对哈比布拉和阿富汗构成严重的侮辱，因为英国人老是坚持说，喀布尔接替的政权必须继承条约义务。英国人试图对哈比布拉进行强制，不准埃米尔定购的军备用品经英印过境。寇松邀请哈比布拉来印商议。但哈比布拉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给予拒绝，坚持说国与国的条约不需要修正，除非双方希望进行变动。寇松勋爵并未被吓住，他于 1904 年 6 月再次发出邀请，但再次接到了否定的答复。白人的一个沉重负担寇松力促战争之爆发，散布谣言说哈比布拉正在考虑一个阿俄联盟。幸运的是，更为冷静的、资格更老的人物在伦敦占据了上风，寇松缓和下来了。

在北方，俄国人把他们的铁路推进到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击阿富汗的地方。由于在西藏受挫于英国人，在远东受挫于日本人（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俄国人本来可能会博得阿富汗人的好感，如果寇松被允许继续施行他的近视政策的话。

当被召回进行商议的寇松在伦敦夸夸其谈的时候，哈比布拉开始了一个精明的行动。既然英国人要与他商定一项新的个人条约，他认为没有理由再尊重现存条约。他决定设法与外界开始外交来往，而无须与英印政府商量。他打算接触的国家有联合王国、俄国、日本、土耳其、德国、波斯、中国、埃及和美国。寇松雷霆大发，要求入侵，但稳健的首脑人物再次胜利。代理总督艾姆普西勋爵派出以刘易斯·戴恩爵士为首的代表团，它从1904年12月至1905年3月与哈比布拉进行了正式谈判。

英国人的要求是强硬的（把英国的铁路修建到喀布尔和坎大哈，把阿富汗的电信网与印度的联结起来，限制阿富汗经由印度的武器进口），但哈比布拉的反对证明是同样强硬的。他给英国人一个要么要、要么就不要的草案，它以他父亲的前英阿条约为基础；他坚持要被称为“陛下”，并被承认为“阿富汗及其属国的独立统治者”。英国人变得温和了，1905年3月21日新协定签字。1905年8月，寇松在伦敦、德里和喀布尔的一片欢呼声中辞职。明托勋爵继任总督，他是作为通向印度自治政府的一大步骤的自由的明托—莫莱改革（1909年印度政府法令）的发起人之一。

另一条边界仍有待人们去划出。无论是波斯人还是阿富汗人都不满于1872年由弗雷德里克·戈尔德斯密得爵士的委员会划定的锡斯坦边界。1902年，英国人应波斯人的请求并在阿富汗人默认的情况下，同意划出一条更精确的边界以取代戈尔德斯密得的含混的裁决。英国委员会由A·H·麦克马洪上校率领^[5]。尽管继续有德俄驻德黑兰外交使团的压力和俄国驻纳斯拉特巴德领事米勒先生的阴谋，界务委员会仍于1904年1月完成了划界工作。

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在继续有保留的情况下，于1904年9月接受了这条界线。它在大体上与戈尔德斯密得的界线一样，是沿着一条多变的、相对来说难以预料的河流赫尔曼德河的航道的。代表团第二阶段的工作即赫尔曼德河水的平等分配问题成功较少。

哈比布拉迅即接受了于1905年5月达成的决定，据说当地人民支持这些结果。另一方面，波斯人从未接受1905年的分配决定；他们于1908年2月26日正式通知英国政府说不接受。化脓的疮依然存在，现在幸运的是有外交机智把它包了起来。

从1907年1月2日到3月7日，哈比布拉作为明托勋爵的客人访问了英属印度，受到了与国王地位相当的盛大欢迎。在仪式隆重的访问期间，他对英国的权力产生了极大敬意，但仍有勇气拒绝参加1907年的英俄会议。这个会议确立了未来阿富汗中立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直至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和其后的俄英反德同盟为止，俄国人继续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渗入阿富汗，但军事上没有。俄国在东部波斯、尤其是在锡斯坦的活动和英国在西藏获得立足点的企图，最终迫使这两个欧洲大国在本地区正式分割势力范围。在经历了十八个月的谈判之后，1907年协定在圣彼得堡签字。它有下列重要条款：

1. 把波斯分成四个势力范围：俄国在北部，英国在东部和南部，以保护阿富汗西疆免受俄国渗透；双方还同意，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受到第三方威胁的情况下，有权加以占领。⁽⁶⁾

2. 俄国和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权，同意不在本地区进行干涉。⁽⁷⁾

3. 俄国同意阿富汗不属于她的势力范围，同意在有关俄阿关系的事务方面直接与英国商议。

4. 英国不占领或吞并阿富汗的任何部分，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国的内政。

最后一条说阿富汗埃米尔务必同意此协定，以便使之具有合法性及约束力。但哈比布拉立即宣布协定是非法的，因为在审议当中阿富汗人没有发表意见。埃米尔要英国人和他一起去进攻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夺回 19 世纪 80 年代丧失于俄国的土地。沙俄之败于日本可能使他认为他的计划会成功。而英国人拒绝了他的请求，哈比布拉遂以典型的阿富汗的自主性反对英俄 1907 年协定。俄国和英国均无视他的反对，宣布协定是合法的。因此，在 1907 年，两个欧洲大国在外交上都作出了信任的姿势，相信中亚的政治稳定已经达到。但马上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历史上比较不稳定的时期之一。^[8]

尽管埃米尔反对来自国外的强制，但他并不屈服于国内要求站在同盟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名义上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发布了反对异教徒同盟的吉哈德（圣战），这时要求参战势力的喧嚣更为加强了。宣传机构绘出了身着阿拉伯服装的德皇，土耳其报纸称之为“威廉哈吉”。

哈比布拉把他的鹰拴了起来。他坚持说吉哈德的号召是无效的，除非由阿富汗的宗教领袖宣布。但是据传说，阿富汗埃米尔曾写信给年轻的土耳其军事大臣恩维尔帕沙，询问他是否应当进攻英属印度或俄属中亚以支持奥斯曼事业。^[9]

可能，所有哈比布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同盟国的谈判只是反映了通常阿富汗人的积极中立政策，即等待着哪一方会胜利，准备任何一种结局。因此，随着 1915 年 9 月土德使团之到达喀布尔，他的处境就变得困难了。谈判是复杂的，因为使团实际上有两个头子：奥斯卡·冯·尼德尔迈耶上尉和威纳·奥托·冯·亨提格中尉以及作为奥斯曼土耳其代表的卡吉姆贝伊。^[10]

通过明智的拖延，哈比布拉迫使代表团同意了一个可笑的条约。根据条约，德国人同意给阿富汗人 100 000 支步枪，300 门大

炮和2 000万镑黄金。而代表团的直接目的——阿富汗人协同英印部落成员发动进攻——落空了。哈比布拉暗示他会进攻……但只考虑在胜利的德土军队进入阿富汗以领导这场突击以后。⁽¹¹⁾

此外，哈比布拉开始与印度的英国人联系，声称作为他把同盟国抑制在海湾边上的交换，他想要英国人放弃对阿富汗外交事务的控制。宫廷里的反英集团则要求更多的行动（即吉哈德）和更少的通信。

但土德使团又提出了第二个更为广泛的目标。这个使团包括两个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和革命家巴拉卡图拉大毛拉和拉甲·马亨德拉·普拉塔卜。在他们的指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打算以俄属中亚穆斯林的同时叛乱——它将解放塔什干地区数以千计的德国战俘——配合1916年末英属印度的起义。⁽¹²⁾其后阿富汗军队将开进印度，哈比布拉将成为另一个从阿姆河伸展到印度洋的杜拉尼帝国⁽¹³⁾的皇帝。这个计划没能感动机敏的哈比布拉，尽管它受到了宫廷里反英分子的支持。

幻想破灭了，这是可以预言的。英国人靠着他们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发现了印度的这个阴谋，并逮捕了大多数主谋。但部落的战斗确实发生了。太朗裁的哈吉阿卜杜勒·瓦希得是边界沿线不安定的英国阵地的痼患，他在1917年向白沙瓦发动了一系列失败的进攻。这位哈吉在1915年发动的一次更早的进攻也未成功。

1916年5月，德国人带着他们毫无意义的条约离开喀布尔。

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导致了哈比布拉的死亡。1919年2月20日，他在梯吉里附近的狩猎途中为一个无名刺客所杀。传闻把许多人与暗杀阴谋联系了起来。俄国人谴责英国人使用了一个名叫穆斯塔法·沙希尔的刺客（英国人与成吉思汗一道，通常被责以引起了阿富汗的一切灾难）。最后到1919年4月，阿富汗人正式接受了这种看法。当时阿马努拉因谋杀而把一位方便的替罪羊沙·阿里·热则·汗上校处死，判处纳什鲁拉终生监

禁。^[14]一个大个子赫拉特中士古拉姆·罗包尔(当地称为“狼”)亦被处死。沙希尔在土耳其被捕,在一个打算刺杀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丘克的阴谋(又是英国人的吗?)中被控有同谋罪。1922年在安卡拉的审判中,他供认了刺杀哈比布拉和其他罪行。虽然英国人试图救他,穆斯塔法·沙希尔仍被绞死了。就连国王乔治五世也致函阿塔丘克要求宽大。

然而,其他人把哈比布拉宫中被认为是反英集团的人与谋杀联系了起来。这些谴责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其他人的当中,人们在阴谋方面提到了下面这些组合不断变化的人:纳什鲁拉·汗,阿马努拉·汗,马赫茂德·贝格·塔尔齐,舒加·道勒(可能是凶手),穆罕默德·纳第尔·汗和穆沙希班家族的其他成员(即沙·瓦利·汗、阿赫美德·沙和穆罕默德·阿里)。事情最终可能会水落石出,但凶手是谁确实已是学术问题了。事情发生后,哈比布拉的第三个儿子阿马努拉·汗夺得王位。他在岳父马赫茂德·贝格·塔尔齐(一位性格与暴力格格不入的绅士)的建议下,使他的国家进入了一个十年发展时期,这个十年以突然的崩溃而告结束。

马赫茂德·贝格·塔尔齐(1865~1933年)是20世纪初比较重要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之一,尽管他为人们所忽视。如果马赫茂德·塔尔齐对阿马努拉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则后者是否会着手他范围广泛的“穆什如塔”(“立宪改革”)^[15]尚属疑问。不过,只要人们说到阿马努拉的十年,就必然要说到马赫茂德·塔尔齐^[16]。一位访问过阿马努拉的阿富汗的印度人说:“他(阿马努拉国王)与一个出版《锡拉吉·-乌尔·-亚喀巴》的新闻工作者、一位举国无双的人物马赫茂德·塔尔齐的女儿结了婚。塔尔齐对创建现代阿富汗建树极大。他曾多年居住国外,年轻的国王受到了这位岳父的巨大影响。开创现代化的阿富汗的功劳部分地归之于这位马赫茂德·贝格·塔尔齐。”^[17]

塔尔齐于奔忙中出生，并且他的终生都是在奔忙中度过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当他的一家从喀布尔行往坎大哈的时候，他出生于加兹尼。他受到的是古典穆斯林的教育。他学习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文学，诗歌和哲学特别吸引了他。除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能说并书写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和法语。他的父亲、著名诗人古拉姆·穆罕默德·塔尔齐由于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对他的敌人的残酷无情而与这位埃米尔绝交。其他部落领袖（人数约为15）也反对这些严厉的政策（而且他们也是对埃米尔权力的威胁），遂连同其家人为埃米尔所流放。

当流放开始的时候，马赫茂德·塔尔齐是16岁。他家迁往大马士革，在那里他在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秘书处工作，而不仅仅是作为政府的客人生活。1884年，他的第一个妻子（阿富汗人）死于大马士革。1892年，他与一位美丽的叙利亚小姐结了婚。他们生了20个孩子，有9个活了下来。（阿马努拉的王后苏里亚死于1968年。她的遗体被运回阿富汗，葬于贾拉拉巴德，就在丈夫及其父哈比布拉的身边。）

然而，家庭生活只占据了他的部分时间。他很欣赏大马士革富于理性的气氛，并与准备进行革命的青年土耳其派讨论理想、愿望和现实政治。正是这些人最后推翻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建立了现代土耳其。他会见了饱经风霜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倡导者加马路丁·阿富汗尼，并给后者留下了印象。

年轻的马赫茂德·塔尔齐与父亲一起到叙利亚（亚洲）、埃及（非洲）、土耳其和法国（欧洲）去旅行，尔后于1890年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书（《三大洲旅行记》）。这本书名为游记，其中却有一部分是政治讽刺文字，这是塔尔齐擅长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这一部分中，一个年轻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自由主义者叙述了他怎样走过奥斯曼内阁各部的。年轻的不屈的塔尔齐通过那位青年土耳其分子的嘴，道出了他想要说的对阿富汗的全部看法。而真正

的青年土耳其派喜欢这本未出版的手稿，它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当它 25 年之后（1915 年）在阿富汗出版的时候，大多数阿富汗自由主义者都承认它是所有伊斯兰国家要求更多的社会正义的请愿书。

1901 年，他的父亲先于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几个月去世。于是，身为一家之主的马赫茂德·塔尔齐要求被批准访问喀布尔以行吊唁并向哈比布拉祝贺，结果获准。在那里，他以自己的改革理想迷住了新埃米尔，接受了永久返回喀布尔的邀请。在经历了 23 年流放生活以后，塔尔齐一家于 1903 年回到喀布尔。

在马赫茂德·塔尔齐的直接影响下，哈比布拉开始了阿富汗在某些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它们一直延续到今天。可是，这位埃米尔（被称为“锡拉吉—乌尔—麦勒特—瓦—艾德—丁”，“国家和宗教之光”）更加倾心的是技术器械，而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他喜欢汽车，因此便着手改善从喀布尔到杜兰线（印阿边界，1893 年由英国杜兰使团划定——译者注）的道路。他也进口照相机，摄影成了他的主要爱好之一。他的私人收藏品中现在仍有许多他自己的照片。美国工程师 A·O·杰维特建造了阿富汗的第一座电站，于是哈比布拉的王宫和喀布尔的其他建筑便能用上电灯了。⁽¹⁸⁾今天，杰维特的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老电机在杰贝勒西腊季作为德国人新建电站的辅助设备仍在运行着。⁽¹⁹⁾

哈比布拉起初任命马赫茂德·塔尔齐为翻译局局长。在那里他的任务开始主要是把儒勒·凡尔纳的土耳其文版小说译成波斯语，以便使凡尔纳的狂热崇拜者哈比布拉可以阅读它们。后来，这些书中有几种在喀布尔出版，以供公开销售。但是，塔尔齐非正式地成为哈比布拉最信任的顾问之一，这是权力很大的职务。

1911 年，塔尔齐开始实行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创办民族主义的双月报纸《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新闻之光》或《新闻火炬》），该报在许多方面成为他最为不朽的丰碑。第一年塔尔

齐的报纸是石印的。以后，印刷机从法国和土耳其运到了。他创立了一份在技术上可以与许多当代的阿富汗报纸媲美的报纸。

哈比布拉允许塔尔齐出版《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是为了英印政府对他的阴险攻击而对之加以戏弄。但《锡拉吉—乌尔—亚喀巴》却发展成一份真正的政治性报纸，如果在事实上它不是革命的话，那么，在字里行间的意义上它正是如此。塔尔齐常常是既攻击欧洲帝国主义，也攻击正统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对改革的反对。他与一种很盛行的认为穆斯林从西方什么也学不到的观念争论。他要求阿富汗独立于欧洲的政治控制，这在印度和俄国控制的中亚引起了反响。印度民族主义的报纸经常引用塔尔齐的东西，使英国官员大伤脑筋，他们多次在印度禁止《锡拉吉—乌尔—亚喀巴》。

塔尔齐和大多数阿富汗人一道，对俄国人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感到欢欣鼓舞。他也把土耳其总参谋部关于这次战争的正式记载译成波斯文。

在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攻击当中，他也批评了阿富汗国内政策的反动和国民团结之缺乏。阿富汗弱小的知识阶层广泛地引用塔尔齐的诗歌。在一首诗中，一位朝臣抱怨道：“世界在随科学和时代变迁，许多落伍的民族仍受熬煎。鹌鹑鸟儿已经射够了！加紧实干已迫近眼前！”这尖锐地提到了哈比布拉对打猎的嗜好（埃米尔常常让马赫茂德·塔尔齐加入他的狩猎队伍）。但反省的文人塔尔齐憎恶“打猎、骆驼、马匹和营账”⁽²⁰⁾。

在一些社论里，塔尔齐开始会盛赞哈比布拉，但很快就转到了一般的批评上去了，其弦外之音把埃米尔也作为抨击对象。他在一篇社论中说：“埃米尔是阿富汗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唯一支持者”，接下去他便痛陈这个事实：“在我不幸的祖国并不存在现代教育和科学！”

在《锡拉吉—乌尔—亚喀巴》报刊行的7年半中，埃米尔和

马赫茂德·塔尔齐的关系不断紧张。最后，塔尔齐使他的院子发挥了真正的作用。他在一个与他的房子相联的办公室中排版。印刷工人来了，又拿着校样走了。哈比布拉多次威胁（但从未认真过），如果塔尔齐继续老提国内改革，就要杀死他。而这位编辑对此不予理睬。不过，埃米尔常常会缓和下来，因为《锡拉吉—乌尔—亚喀巴》的社论要求“完全独立于英国”，这个方针博得了其他亚洲民族主义者的称赞和哈比布拉的欢心。1918年，塔尔齐的另一个小计划，儿童杂志《锡拉吉—乌尔—艾特法尔》（《儿童之光》）出了六期。

1919年，塔尔齐把报纸编辑的职务让给一个比他年轻的同事阿卜杜勒·哈迪·道维（现任国会上院议长）。道维后来把报纸的名称改为《艾门—依—阿富汗》（《阿富汗和平》）。新报将成为阿马努拉埃米尔的官方报纸。而塔尔齐领导下的《锡拉吉—乌尔—亚喀巴》直到最后仍是自由报纸。^{〔2〕}该报发表的思想仍然可以研究、玩味并赞赏。如果有人问塔尔齐为什么他要放弃《锡拉吉—乌尔—亚喀巴》的话，他就会回答：“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阿富汗之独立于英国的控制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1919年结束以前，哈比布拉在九泉之下得到了英国人在2月拒绝给他的东西：阿富汗处理自己的外交事务的权力。

注释：

〔1〕L·帕勒达：《阿富汗的政治现代化：阿马努拉改革》，载G·格拉斯马克、L·亚当密克和F·伊尔文（主编）：《阿富汗：一些新的研究》，安阿伯，1969年，第136页。

〔2〕L·杜普雷：《伊斯兰政治：阿富汗》，载《穆斯林世界》，第五十六卷，第4期，第270页，1966年。

〔3〕D·迪契特：《西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地区地理的研究》，牛津，1967年。

〔4〕C·戴维士：《1890～1908年的西北边境》，剑桥，1932年。

〔5〕A·汉密尔顿：《阿富汗》，伦敦，1906年版。

- [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和俄国人曾利用该条入侵和占领伊朗（O·斯克林：《世界大战在伊朗》，伦敦，1962年）。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入侵西藏以后曾引证此条，尽管在1912年最后一个中国使团已被逐出拉萨（M·费舍、L·罗斯和R·胡腾拜克：《喜马拉雅战场：中印在拉达克的竞争》，纽约，1963年，第81页）。
- [8] 如果需要关于20世纪初叶阿富汗的出色而又详尽的研究，可参见L·亚当密克：《1900年到1923年的阿富汗》，伯克利，1967年版。
- [9] 同上，第83页。
- [10] W·冯·亨提格：《我的公差生活》，格丁根，1963年；O·冯·尼德尔迈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印度蠢汉》，汉堡，1942年。
- [11] 同注[8]，第94页。
- [12] M·普拉塔卜：《我们德国使团的亚洲高原之行》，《亚洲》：第25卷，第382~455页，1925年。
- [13] 杜拉尼帝国是18世纪中叶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创始人阿赫美德·沙·杜拉尼创立的国家——译者注。
- [14] 同注[8]，第109页。
- [15] 其实，阿马努拉和其他年轻的阿富汗人属于一个秘密的穆什如塔（“立宪”）集团。他们聚集起来，讨论阿富汗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在阿马努拉夺权以后，这个党消失了。
- [16] 不过，最近的论文开始重新向学者们介绍塔尔齐，如M·艾杭：《阿富汗新闻制度的背景和发轫》，《阿富汗》，第2卷，第73~80页，1969年；L·杜普雷：《马赫茂德·塔尔齐：被忘却了的民族主义者》，《美国大学教职员协会通报》，第八卷，第1期，1964年1月，第22页；H·德·达诺斯：《阿富汗的波斯语文学》，《东方》，第31卷，巴黎，1964年；V·格里高连：《马赫茂德·塔尔齐和“锡拉吉—乌尔—亚喀巴”》，《中东杂志》，第21卷，第23期，第345~368页，1967年。（“塔尔齐”意即“文体批评家”——译者）。
- [17] S·凯特拉克：《阿马努拉时代阿富汗纪行》，卡拉奇，1922年。
- [18] M·贝尔编：《一个美国工程师在阿富汗》，明尼阿波利斯，1948年。
- [19] 其他服务于哈比布拉的外国人包括：芬雷逊（建筑师和桥梁专家，他在喀布尔附近也设计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克利夫兰少校（埃米尔的医生），